

## 新浪微博男同情侶博主與受眾群體關係分析

受政策審查和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內地的同性戀群體長期在社會上處於被邊緣化的狀態。近年來互聯網的興起為這一在現實生活中難以表達和認同自我的群體提供了交往和交流空間。其中，微博這一新興社交平臺為同性戀知識普及、同性戀資訊傳播、同性戀者間的互動和同志維權運動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方式與空間。不少以同性戀群體為受眾、以傳播同性戀資訊為導向的團體或個人微博經歷了湧現和發展，為構建網路同性戀社群、促進同性戀亞文化與主流文化融合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近幾年，社會文化環境日趨多元化，民間輿論對同性戀群體的認知和包容度逐漸提高，加之微博平臺開放包容、輕鬆隨性的主旋律，出現越來越多在微博上公開出櫃並以同性戀身份分享生活、發表言論的個人博主。其中有一類較為特別的存在，即同性情侶博主。他們通常長相身材各方面出眾，以在網路上共同分享二人感情生活日常而走紅，或其中一人因職業身份在網路上先受人關注，在微博上分享與同性伴侶戀愛日常後，二人作為同性情侶被更多人關注而走紅。與上述提到的以傳播和分享同性戀相關資訊為主要內容的個人微博不同，這一類同性情侶博主將自己的私人生活狀態置於公眾平臺上，微博內容以戀愛生活分享為主，包括表現二人的相處狀態、感情經歷、日常照片或視頻。此外，二者的粉絲群體即受眾也存在差異，前者的受眾以同性戀群體為主，他們通過關注此類博主以獲取更多同性戀的資訊，通過支持博主發聲以增強自身性別身份認同，參與到網路同志社群中以獲得群體歸屬感；而後者的受眾群體構成則比較複雜，主要有同性戀者和被稱作“腐女”的異性戀女性。

這類博主在微博上基於公開的同性戀身份進行個人優勢和戀愛狀態的展示，在既有的互聯網同性戀社群之外開闢出一塊新空間，構成了屬於一類特定同性戀者的圈子。這個圈子的日常實踐面向除同性戀外更廣泛的受眾，在塑造同性戀群體形象、推動同性戀群體與其他群體交互、發展同性戀亞文化等方面的影響較為複雜和多面。

在這類博主中，男同性戀的數量多於女同性戀，普遍收穫的粉絲數和熱度也比女同博主要高，在受眾群體特徵上更具有典型性。本文以此類博主中熱度較高的男同情侶博主為研究主體，通過對其微博日常內容及與粉絲互動的觀察，在分析他們與兩類主要受眾群體間的關係的基礎上，試分析其與互聯網同性戀社群的關係，以及與“腐”文化之間的關係。

## 一、 男同情侶博主 與 互聯網男同性戀社群 的關係

同性情侶博主的關注者不乏同性戀群體。實際上，同性戀情侶在網上分享感情生活在最初就是參與構建同志網路社群的方式之一。中國內地最早影響力較大的同志線上媒體“愛白網”“淡藍網”，創辦之初就是作為分享同性戀人的感情經歷或個人日常生活的平臺。愛白網“於 1999 年 3 月由一對生活於廈門的男同戀人大 K、小 K 創建，以‘見證兩人的愛情’。同居生活、向部分朋友公開同志身份、家

長的認可...把在當時看來神話般的同志二人故事放到互聯網上與大家分享，贏得了一批忠實的‘粉絲’。”<sup>1</sup>而後，“隨著照片、時裝、文學、聊天室、社區論壇等版塊的擴充，愛白逐漸發展成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同志門戶網站。”<sup>2</sup>淡藍網 CEO 則表示最初創立個人網頁的動力源自一種與他人分享生活的願望，“我當時做了一個個人主頁，就是寫一些自己的心情、故事，發一些網友的投稿。”<sup>3</sup> 同志網站將分享同性戀者的日常生活和感情作為創辦初衷，並由此吸引不少同志成為網站粉絲，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具有非凡意義。同性戀群體在現實中大多迫於輿論壓力或由於缺乏認同而隱瞞性取向，使作為“同性戀”的生活和感情在社會上長期被壓抑和漠視。因此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分享和溝通的管道，通過同類人群的生活和感情經歷以在群體中實現身份認同。而那些不僅成功出櫃且公開分享與戀人感情生活的舉動，對他們更是莫大的鼓舞，能夠讓他們從身邊人的經驗中看到過上“正常”生活的可能。而愛白網、淡藍網後來向以諮詢為主的綜合性同志門戶網站的發展，則是基於社會上同性戀交友、獲取資訊不便的現實情況，以服務於同性戀群體的現實需要為導向而進行的轉型。

而如今，網路上相對開放包容的輿論環境，使原來依託于同志專屬平臺、僅在同志群體內部進行的生活分享，開始向外拓展。本文所討論的男同情侶博主就是其中典型，他們面向更廣泛的公眾以同性戀的身份展示自我，並通過個人魅力吸引了相當數量的非同性戀的關注者，成為網路上非同性戀者接觸和瞭解同性戀群體生活狀態的前沿陣地。一般來說，這部分博主具有一些典型特徵：他們是時尚、前衛的年輕人，能夠熟練運用各種網路流行語與網友互動，最重要的是，擁

---

1 陸新蕾。從話語再現到身份抗爭：大眾媒介與中國同性戀社群的互動研究[D]。復旦大學，2014。

2 同上

3 搜狐網對淡藍 CEO 耿樂的專訪：<http://men.sohu.com/s2011/3974/s325846861/>

有受人關注的“資本”——或出眾的外貌或/和身材，或優秀的學歷或技能，或體面、受人歡迎和關注的職業，比如作家、設計師、時尚博主等。<sup>4</sup> 這些資本為他們作為同性戀的形象鍍上了一層光環。

這些博主吸引的同性戀關注者，以追求潮流的年輕人為主。他們嚮往或追求博主與其戀人在微博上展現出的生活方式，也被他們作為同性戀情侶能夠在公開身份的情況下，在其職業的領域中受到認可，並受到很多異性戀者的關注、喜愛和祝福的現狀所鼓舞或打動。通過感受這些博主在更廣泛群體中所獲的認同，關注者自身的性別身份認同也得到增強。另一方面，這類博主同時屬於青年與同性戀兩個亞文化群中，他們以微博上的日常表達和實踐參與表現特色鮮明的亞文化，包含對主流文化的抵抗色彩。與同性戀社群利用網路開展的抵抗性較強的身份抗爭運動不同，他們並沒有用這個微博帳號公開支持或參與同志維權運動，也很少公開發表和同性戀權益相關的言論，而是通過與同性情侶毫不掩飾地面對公眾秀恩愛、抒發對彼此情感的做法，或分享日常時對於自身同性戀身份戲謔、自嘲或反諷的表達，實踐著對主流文化的軟性抵抗。其中一些博主還在各自的領域內（如美妝、時尚），與自己性情、愛好相投的酷兒博主互相關注，並常于線上線下進行互動，形成了一個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具有年輕、時尚等特質的“圈子”。而關注他們的年輕人也往往具有較強反叛主流文化的精神，這些博主進行軟性抵抗的方式，以及特立獨行、散發個性與魅力的生活狀態，容易吸引年輕人的關注和效仿。強化了他們對於自身“酷兒”這一對主流文化具有對抗性的身份的認同，並堅定自己的反同化態度。

---

<sup>4</sup>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他們的職業本身就具有被公眾關注的性質，但並不是成為公眾人物後才出櫃的，而是同時以某一職業和同性戀這兩個身份進入公眾視野，在官方描述中他們以職業的身份被介紹，但對於粉絲來說，“同性戀”是他們更顯著的身份標籤。

但是，雖然被關注他們的一部分同性戀者所認可，這些博主也受到了男同性戀社群的詬病。主要基於兩點，一是這些博主所處的圈子與普通同性戀者之間的距離感，二是質疑這些博主展現自我、分享感情生活的動機和方式，並不能為同性戀群體帶來積極影響。“愛白網”等同志門戶網站初創時期，個體分享的生活經歷、感情故事普遍受到歡迎，是因為分享主人公和關注者一樣，是在生活中面臨相似境遇的普通人。普通同志可以從他們的分享中找到熟悉感和代入感，從而增進日常的生活動力與自我認同。而當下走紅的這類男同情侶博主，則是憑藉多數普通人所沒有的資本，通過展示精心包裝過的日常生活打造出美好、精緻的形象，受到來自“圈外人”的關注與認可。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們的分享在現實中幾乎不具有參考價值，由此帶來“關注和認可”的實際影響也有待商榷，反而有可能使異性戀群體對現實中同性戀的生活和形象產生認知偏差——只關注和認可那些光鮮亮麗的個體和方面，導致普通的“草根”同性戀群體被進一步邊緣化。在普通同志眼中，這類博主分享感情生活的動機並不純粹，致使他們分享的內容和方式也並不真實自然。劉珂冉通過採訪得出，男同性戀群體所說的“圈子”分為兩種，“一種是他們口中的‘名媛圈’，一種即普通的同性戀者的社交圈。‘名媛圈’在男同性戀中即以博眼球、拓展人際關係，憑藉顏值、家境等向娛樂圈靠近的這批人”，而“虛偽”“距離感”是他們評價這類人的常用詞彙。<sup>5</sup>這類男同情侶博主雖然並不完全等同於所謂的“名媛圈”，但其行為方式確實有憑藉顏值、家境等博眼球、炒作自己的嫌疑，他們展示生活和感情的動機也往往與商業利益相掛鉤。通過對完美男同情侶形象的“表演”，迎合大眾對“純愛”的期待和想像以博得更多關注。此外，他們以同性戀身份的軟性抵抗往往流於娛樂化，

---

<sup>5</sup> 劉珂冉. 社會化媒體對男同性戀群體身份認同的影響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8.

且也成為其構建自身形象的一部分。他們在網路上擁有較高影響力，卻沒有為同志的身份抗爭運動做出實際貢獻，也是他們在男同社群中飽受詬病的原因之一。

## 二、 男同情侶博主 與“腐”文化愛好者 的關係

男同情侶博主的粉絲中很大一部分由“腐”文化愛好者構成。“腐”文化愛好者大多為異性戀女性，被稱為“腐女”。“腐女”們“腐”的屬性在於她們對描繪兩位美貌男性之愛的耽美作品（BL 作品）十分熱衷，在現實中演化為對於兩位外貌出眾的男性之間關係的意淫。她們對網路上這些男同情侶博主表現出高度的關注和熱情，一方面是因為受耽美作品的影響，增強了對現實中同性戀群體尤其是男同的關注。另一方面是這些公開出櫃，且顏值、家境各方面格外出眾的男同情侶，為她們將 BL 幻想代入現實提供了絕佳的載體。一位腐女就在微博上針對一對男同情侶發表感慨：“每次覺得原耽<sup>6</sup>缺乏真人帶入的時候，就想一下星野和小韓——好多了，這個世界還有點希望。”她們被兩人的形象以及兩人間展現出的美好感情所吸引，會在博主發佈戀愛日常時沖到前排評論“太甜了！”“你倆一定要給我長長久久”“又是為別人神仙愛情流淚的一天”，或在其中一人分享生活的微博下面@另一個人，幫助他們增加甜蜜互動的次數。甚至模仿追星的機制，為一對情侶建立“超話”<sup>7</sup>或粉絲群，形成一個交流對他們喜愛之情、分享二人“美照”的圈子。

腐女粉絲通過以旁觀者角度對二人感情的見證和支持，滿足了自己在 BL 作品中對浪漫專一愛情的幻想。而她們作為異性戀女性“探索由中國現有父權性別

---

<sup>6</sup> 指原創耽美作品，和同人作品相區分。

<sup>7</sup> 即“超級話題”，新浪微博推出的一項功能，擁有共同興趣的人集合在一起建立，並通過帶話題發微博進行運營的圈子，大多以明星偶像為主題。

體系建構的男同性戀領域”的渴望<sup>8</sup>，對於現實中男同情侶感情生活狀態的窺淫欲，也在對這類博主日常分享的關注中得以滿足。此外，長期以來男同性戀群體對腐女持有負面印象，因為耽美作品中對男男之愛的描繪與現實相去甚遠，僅作為一種浪漫烏托邦而存在，耽美敘事將愛情視為絕對浪漫和純粹的信仰，且“美貌男性總是被從挑戰 LGBTQ 群體的現實社會問題中拯救出來，如恐同、仇恨言論和其他形式的歧視”<sup>9</sup>。腐女對男男之愛的熱衷並不總是與現實中男同群體的利益相一致，Akatsuka 在研究中指出，“BL 及其粉絲並不同於單方面的反恐同，因為女性向 BL 敘事的一個關鍵特徵是同性戀和異性戀規範共存，典型表現是一個或多個主人公表現出對於真正成為 gay 的厭惡性否定。”<sup>10</sup>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腐女對於這些現實中的同性戀博主，具有一種補償性關注的心理，通過對現實中男同的關注、理解和支持，彌補以幻想形式對男同群體的消費，改善 gay 對腐女群體的印象。但關注這些博主時，她們關注的重點並不是現實中同性戀群體的生存處境，而是美貌男同情侶的有愛互動帶來的視覺享受和心理滿足，實際上仍構成一種男色消費。

而對於這些博主來說，他們面對腐女粉絲、與她們進行互動時，有以下幾層關係被建構起來。

### 1. 男同情侶形象對“腐”文化的迎合

腐女看待男同情侶時，總是傾向於將 BL 作品中的浪漫敘事代入到他們的戀愛關係中，以獲得一種幻想照進現實的滿足感。當前網路上“腐”文化盛行，這些博主在瞭解自己的粉絲構成並深諳腐女這種心理的情況下，出於博得更多關注與

---

<sup>8</sup> C. Y. Zhang, “When Feminist Falls in Love with Queer: Dan Mei Culture as a Transnational Apparatus of Love,” *Feminist Formations* 29, 2 (2017): 121-146.

<sup>9</sup> C. Y. Zhang, “When Feminist Falls in Love with Queer: Dan Mei Culture as a Transnational Apparatus of Love,” *Feminist Formations* 29, 2 (2017): 121-146.

<sup>10</sup> Cf. Neal K. Akatsuka, *Boys Love Manga: Essays on the Sexual Ambiguity and Cross-Cultural Fandom of the Genre*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mpany, 2010), 159-76.

增強粉絲忠實度的目的，會對自己的形象以及二人的感情經歷、感情生活進行一定包裝，呈現出一對符合受眾期待的美好同性情侶形象——具有外型賞心悅目且般配、對待彼此深情專一、感情生活浪漫甜蜜等特質。在日常微博中，有選擇性、有針對性地展現戀愛中的甜蜜細節，比如親吻摟抱、彼此撒嬌、調侃嬉鬧等，這些原本在戀愛關係中非常私人化的舉動，被展現在粉絲的視野中，一方面與許多BL作品中的經典浪漫橋段相貼合，讓腐女粉絲的對同性浪漫之愛的幻想得到滿足，一方面又通過對生活私密片段的展示，迎合了腐女粉絲對男男戀愛生活細節的窺視欲。

上述對腐女心態的迎合，並不意味著這些博主的感情和生活分享是不真實的，而是他們的運營性質決定了這不是忠於現實的純粹分享，存在對積極一面的放大和美化，隱去那些現實感情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和負面感受。成為網路紅人並具有一定知名度後，此類博主的微博運營不可避免地與商業掛鉤，比如接商業推廣，以情侶的名義設計創辦自己的服裝品牌，而這些商業活動的主要受眾就是他們的粉絲群體。他們採取一些手段進行包裝和美化，迎合現有及潛在粉絲群的喜好以獲得經濟利益。

## 2. 男同情侶形象對腐文化的解構

雖然男同情侶博主在經營自己的形象上對腐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迎合，但也是基於現實的迎合。在他們的日常分享中，會呈現出一些現實中男同圈子不同於耽美敘事的常見特徵。比如，二人並不是彼此的初戀，在遇到彼此之前有豐富的感情經歷；結識方式並不是如文學想像中的那樣浪漫或充滿宿命感，大多是通過交友軟體、朋友介紹的方式認識；在性行為方面並不如小說裡描繪的那樣慎重或充滿儀式感，而是相對自然隨意；現實中“攻”“受”的區分更全然不像BL作品中描



繪的那樣刻板而固化，並不能從外型簡單判斷劃分，且相比於“攻”“受”這樣的說法，現實中同性戀圈子一般用 1/0 來指代性行為中的插入方和被插入方，還有 0.5，0.3，0.7 這些自我劃分，充分說明了現實中同性戀在性行為體位上的靈活性和流動性。

Fran Martin 指出，“純愛 BL 預設並培育了一種將愛情作為人生中不可撼動之力量的信仰...愛情是主導主人公行動的中心動力。”<sup>11</sup>以及“BL 和男同性戀之間的關係絕不是直接了當的...通常是以象徵或寓言的方式，而不是以真實或現實的方式”提出男同性戀的話題。<sup>12</sup>正是由於 BL 作品中對純愛的終極追求，使其中為了成全浪漫的敘事而出現很多脫離現實的成分。從這一角度看，男同情侶博主對日常狀態的展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異性戀女性基於異性浪漫而構建的 BL 世界中的不合理敘事，破除腐女基於耽美敘事而形成的對於同性戀群體的脫離現實的想像，以及由此產生的刻板印象。而這些同性情侶博主，處於包裝自己、有選擇性地表現自己，以及展露真實的同性戀群體中尋找著平衡，對於腐女來說，作為介於 BL 幻想與現實 gay 圈之間的，既保有浪漫想像空間，又起到常識科普作用的緩衝區而存在。

### 3. 同性戀亞文化與腐文化共謀

同性戀群體與耽美敘事之間，儘管存在現實與幻想的隔閡，但並不意味著二者是截然獨立、各自為政的，同性戀群體和腐女群體在立場和一些訴求上有交叉之處，因此兩個群體在網路空間中相遇時，除了迎合、調解、解構等關係外，在一些共性目標上還存在著合作共謀的關係。

<sup>11</sup> Fran Martin, *Boys' Love, Cosplay, and Androgynous Idols Queer Fan Cul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0.

<sup>12</sup> Fran Martin, *Boys' Love, Cosplay, and Androgynous Idols Queer Fan Cul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3.

首先，對愛情與性方面自由主義話語的強調與建構。Fran Martin 在研究中指出，“一些受訪者（BL 愛好者）為同性戀接受度、同性戀常態化、同性戀權利以及性別在浪漫愛中無關緊要等觀點發聲的自由主義話語，在更廣泛的文化中強烈呼應著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對同性戀友好的言論。...（受訪者）利用這種新興話語將同性話題與個人自治和性解放的積極價值觀聯繫在一起。”<sup>13</sup>腐女追求的浪漫愛，體現為耽美作品中強調愛情絕對純粹、無關其他因素的價值觀，常見表述有“愛情無關性別” / “我只是愛上了一個人，而那個人恰好是同性”。腐女被這一耽美核心敘事所觸動，生髮出對現實中同性之愛受到指摘和阻撓的同理心，從而轉化為對同性戀權利問題的核心——“愛”的權利的高度關心和認同。此外，腐女傾向於將閱讀 BL 與年輕一代在性/性取向方面更為自由開放的態度聯繫在一起，通過表達對個人自由和性解放的積極態度與上一輩所持相對傳統的觀念相抗衡。因此，儘管出發點和內在邏輯不盡相同，但腐女與同性戀群體對相愛自由的立場和論調相一致。在腐女與同性戀博主的互動中表現為，通過對“相愛無罪”“Love is love”等表述及包含彩虹元素的視覺表達的熱情參與實現日常對現實同志戀愛自由的支持。對於同性戀者而言，腐女的表述雖然往往流於片面、難以觸及現實狀況，但其作為一個龐大群體的發聲支持對同性戀權利抗爭具有一定積極作用。

其次，對異性戀中心主義的反抗。同性戀群體所面臨的一個強大現實阻力是在當今意識形態中佔據主導的異性戀霸權，受其影響異性戀中心主義思維在社會上普遍存在，人們不加考慮地把異性戀當作“正常的、應當的”，用異性戀規範去評判或要求同性戀群體。而耽美作品中同樣包含著對異性戀常態的抵抗，

---

<sup>13</sup> Fran Martin, *Boys' Love, Cosplay, and Androgynous Idols: Queer Fan Cul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3-204

Yukari 指出，在腐女眼中，耽美作品將同性戀作為一種比喻，“把愛情從‘已經失去光澤的異性戀男女框架’中解放出來。”<sup>14</sup> BL 作品試圖通過描繪同性之愛對現實異性戀規範進行顛覆，腐女傾向於抬高和讚美同性之愛，認為同性之間的愛情更唯美、純粹和堅貞，有時甚至發出“性別不同怎麼談戀愛”一類的調侃。而男同情侶博主的微博下面，可以看到腐女們諸如“請不要歧視異性戀！所有愛情都是平等的”等玩笑式評論，跳出固有的異性戀中心主義思維，用反諷的方式表達對異性戀霸權的不滿和抵抗。

第三，對網路審查制度的抵抗。同性戀群體和耽美愛好者共同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當下愈發收緊的網路審查制度。由於共同的對同性戀這一在當下社會仍相對敏感話題的涉及，這兩個群體都以互聯網為主要活動空間。而當前中國大陸政策的同性戀不友好體現在方方面面，在網路審查制度上表現為對同性戀題材相關影視文學作品的禁止與嚴查，以及在視覺上的管控，比如微博上發佈同性之間露骨的親密照時可能會被屏蔽。這一系列針對同性戀題材的審查制度，使腐女對 BL 作品的消費受到限制與同性戀在主流文化中不被接納的事實聯繫在一起，使這兩個群體同樣面對利益被損害、生存和活動空間被壓榨的惡劣處境。因此，對於男同情侶博主及其粉絲而言，對審查制度的共性抵抗貫穿在他們的日常表達和互動中，比如，博主發佈二人半裸上身的親密照後，在評論中表示“看看（圖片）能撐多久（會被屏蔽）”，粉絲則表示“撐住！”，多以調侃、反諷的方式抒發不滿，形成一個對抗審查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反同性戀的主流文化的共同體。

### 三、 總結

<sup>14</sup> Yukari Fujimoto, “The meaning of ‘Boys’ Love’ in sho^jo manga,” *New Feminism Review* 2 (1991): 280-84.

男同情侶博主在微博上公開分享戀愛日常的舉動，使男同性戀的日常生活狀態被更廣泛的群體所關注和瞭解。對於其同性戀關注者而言，相較於融入網路同志社群內部而獲得的歸屬感，以及通過在網路上傳播同性戀知識塑造健康形象、推進同性戀與主流文化融合而實現的群體認同，這類博主為其帶來的認同感一方面是來自於外部群體的認可，另一方面是由特立獨行生活方式與抵抗主流文化的態度所強化的“酷兒”身份認知帶來的自我認同。

但這類博主所展示的耀眼出眾的男同形象、浪漫幸福的男同情感生活，既是憑藉自身資本脫穎而出的少數人具有優越感的自我展示，也是具有商業色彩的運營中為了迎合粉絲而對現實的包裝和美化。因此，以普通人為主體的網路男同性戀社群，出於對這類博主分享生活的動機以及在塑造男同群體健康形象、推動外部群體對男同現狀的關注和認識方面的實際影響和貢獻的質疑，傾向於對這一群體持負面態度。

而因耽美愛好而對這類博主產生關注和喜愛的腐女群體，一方面將這類博主的日常展示作為滿足耽美浪漫幻想的現實載體，一方面在日常互動中傳達對現實男同群體的關注、支持和性政治方面的立場。男同情侶博主和腐女以“腐”文化為連接點，在兩個群體所代表的亞文化間構建起包含迎合與利用、對立與解構、合作與共謀的特殊關係。這兩個群體日常實踐的動機與目標存在差異，卻又息息相關，在網路上構成抵抗主流文化中性別規範和霸權的亞文化共同體。但在這一過程中，對於條件優越的男同性戀者的凸顯，進一步邊緣化了普通男同群體，對男同群體在網路上權益抗爭的實際推動作用非常有限；而男同在大眾視野中日益增強的存在感，也邊緣化了女同及其他性少數群體的存在。

## 參考文獻

- Cf. Neal K. Akatsuka. *Boys Love Manga: Essays on the Sexual Ambiguity and Cross-Cultural Fandom of the Genre*.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mpany, 2010.
- Fujimoto, Yukari. "The meaning of 'Boys' Love' in sho^jo manga." *New Feminism Review* 2 (1991): 280-84.
- Martin, Fran. *Boys' Love, Cosplay, and Androgynous Idols Queer Fan Cul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Zhang, C. Y. "When Feminist Falls in Love with Queer: Dan Mei Culture as a Transnational Apparatus of Love." *Feminist Formations* 29, 2 (2017): 121-146.
- 黃子暘. 新媒體視闖下耽美亞文化的性別實踐與反思[D].暨南大學, 2018.
- 劉珂冉. 社會化媒體對男同性戀群體身份認同的影響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 2018.
- 陸新蕾. 從話語再現到身份抗爭:大眾媒介與中國同性戀社群的互動研究[D].復旦大學, 2014.